

历史素描集 ● 诸子素描

孙子素描

——兵刃上的思索

丁放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历史素描集”小序

面对“黄卷”和在那厚厚尘土之下静默的历史，我常常生出一种无名的惆怅，为了那些烟逝的思想、那些情感和那些葱茏过的生命之树。

历史即人。是人的生命记录，是人类的蹒跚足印，是无数生命的叠加，也是由无数生命重新聚合的一个“人”。

面对这一切，面对这永远无法翻检一过的历史长卷，我想，该记住并铭刻于心的，首先是那些有价值的生命体以及他们不该朽坏的情与思。

然而，由于人类自发明文字之后，数千年没校正它的真正的“使用价值”，致使千千万万有灵性的笔触，始终没有瞄向最意味的事物——勾画出人类自身的形貌。

千百年，一代代人，一层层生命的连

漪，过去了，捡拾不起。好在先人们有意无意、自为他为的“黄卷”——史籍，还是部分地传了下来。这是人类不幸中之大幸。藉此，我想到了“素描”这一艺术语汇，想到了文字与形态，想到了为人、为先圣前贤或凡夫俗子，补笔造像。

这也许是一项“取巧”的工程，因为，前人已为我们备好了“笔砚纸墨”；但更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因为，后人正可站到我们的“砚台”上与先人遥相翘望，人类生命之流因此而浑然不断、不竭、不腐……

范 炯

1992年5月18日

关于“诸子素描”

可以说，中国思想的源头都在这里，在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至多几十个诞育、发达于百年前、千年前的一些伟大的头脑中。在所有这些伟大头脑中，最值得说道的，其实只有那么几个，即先秦诸子。说起来先秦诸子有二十几家之多，而真正成系统、史证全，又被后人广泛称颂的代表性“子学”，只有不足十家，在这一系列中将一说到。

每一“子”都有无数人、无数文、无数书谈过，我无法也无须复述，而我的朋友们也无意“重炒”，我们所努力做的，只有一点：重塑作为人的诸子。

有二种现象说来好笑。一种是：被人炒滥、说滥了的先秦诸子，自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活生生的一面，即血肉之躯和喜怒之

情，他们往往只有思想的外壳，而失去了“为人之本”。另一种是：被人诵来背去，翻来捡去，注来引去，研来究去的诸子著述，自来很少有人悟到它们始终有一种或数种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和味道：或诗体、或语录体、或对话体、或寓言体、或雄辩体；有调侃味，有沉思味，有慨叹味，有斥骂味，随心所欲，无所羁绊，不拘一格。再看后人的种种僵死呆板的注啊笺啊疏啊论的，虽派生出许多枝枝叶叶，可有多少是青的绿的、引人入胜的呢？不客气地说，诸子鲜活的生命，早已被他们虔诚的后学说死了。难怪后世有些大才子直言不讳地宣称：读诸子要读原著，千人可得千味。

有鉴于上述哭笑不得的状况，我在与朋友们切磋“诸子素描”的写法时，只说四点意见：一、复原诸子，写出当时其情状、思虑和困窘。二、写出后世曲解、舛误、派生出的诸子，揭示其丰富性和荒诞性。三、描画你心中的诸子，以现代人的视点和高度，与岁月那头巅峰之上的诸子对话，写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况味。四、八仙过海，效法诸子

写作时的自由状态，写出人人易懂、易悟的阅读情味，哪怕在形式上近似小说剧本亦无妨，只要逼近内核。如此，或许比那一本正经的宏篇大论，更真实。

总之一句话，把这些被悬置数千年的人类灵魂，写成人，写成有人情味、人间味的智者，把他们伟大的思想重新装进有情有心的肉体凡胎，虔诚地托给大众。

还一个个人人的诸子。

范 炯

1992年5月18日

目 录

说孙.....	1
引子.....	9
奔命篇	14
调侃篇	44
辉煌篇	66
通辩篇.....	105
复活篇.....	134
结束语.....	154

说 孙

人类正在跨越世纪之交的门槛。

我们面对着纷繁复杂的世界，步入了充满生机而又潜伏着危机的时代。

今天，沐浴在现代科学技术灿烂阳光下的人们，可以透过色彩斑斓的荧光屏目睹火箭腾空的壮观，乘坐大型超音速飞机作洲际旅行，在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中随心所欲地徜徉选购，甚至可以利用生物工程技术进行人类遗传基因的革命，……高科技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梦想变作现实，并向人类展示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然而，今天，人们在谋求提高自身生存质量的同时，也在追求和塑造着一个更加理想和完美的人类整体形象。人们清楚地看到：人类拥有的核武器，可以将其自身毁灭数百次；世界大战似乎打不起来，但全球军火贸易却象泛滥的洪水浸入人类生存的每个角

落；成百上千颗用于军事目的的卫星在太空巡弋，使人们在眺望星空享受到寂寥空灵之美的同时，感受到一股不可抵御的恐惧；在那片盛产石油的沙海上，十多万生灵在“用正义战胜邪恶”的呐喊声中，被激光、红外线等超精确制导的炸弹毁灭于坦克、装甲车、掩蔽部、地下室中；……战争的危险，潜伏于人类生活的每一寸土地，它离我们并不遥远。

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现代高科技的发展，非但不能遏止战争恶魔的肆虐，反而加快了它的更新步伐，使其规模、惨烈度与爆发的偶然性同步增长！

善良的人们为和平而奔走呼号，以图通过道德和舆论的力量阻止已经发生的战争，遏制尚在襁褓中的战魔。但是，更多的人知道，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固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对战争的看法，但单纯依赖道德舆论的精神感化，亦未必能使魔魂附身的战争狂人放下屠刀。在这个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仍然充满着矛盾和对抗的世界里，战争往往是经济、政治、外交等途径堵塞后最常用

的制胜对手的有效手段。

被西方誉为近代军事理论奠基人的 19 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这样说过：“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战争论》）他指出：一旦爆发战争，交战双方在暴力冲突（即战争）中的力量投入必然会“趋向极端”，这是因为双方都力图凭借强大的实力压倒对方，直至最后获得彻底胜利。这就是战争为何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人类有始以来的战争经验证明，胜利之神永远站在实力强大者一方。西方军事理论界将这条原理概括为“战争的无限暴力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更确切地说，直到 1945 年 8 月 6 日，广岛上升起蘑菇云之前，人类战争史无数次地证实着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但是，在广岛的蘑菇云团慢慢散尽之后，兴高彩烈的战胜者却愕然了：他们竟与战败者一同站在地狱门前。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握在他们手里。

在一场大规模核较量结束后，不会出现胜利者；你在摧毁对手的同时，也将自己连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做了陪葬品！

在今天，暴力冲突已不可能“趋向极端”了，因为，除了疯子，谁也不愿意走进地狱。人们在寻找新的理论支点，就象迷航的船只寻觅灯塔一样。

西方有远见的军事家将视线投向了东方。在那个古老的文明国度里，有一位充满理性和智慧的老人，25个世纪以来，他一直用言简意赅的话语，阐述着一系列与克劳塞维茨的思维逻辑并不相同的战争理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的大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战争并不是实现目的或获取利益的最佳手段，最理想的斗争方式是智胜对手，其次是以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才是出兵作战，最后，迫不得已时才能进攻坚守防御之敌；善于利用战争手段的人，并不以毁灭敌人的国家、军队和人民为得胜标志，而是力争使敌人完整地屈服于我；不需经过战争而使敌人屈服，这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用兵的原则是必须符

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否则就要停止战争；指挥作战的第一要义是知彼知己；……没有对战争残酷性的超然揭示和无言默许，更没有对无限使用战争暴力的冷静教唆，所有的论述都基于这样的思考：在与对手共存的前提下战胜他。这是东方式人本主义的中庸之道，是对残酷现实洞若观火般的看透，是在“看透”之后对于人类命运之舟的理性运作。这正是西方所需要的理论，也是处于和平与战争两相尴尬的当今世界所急需的理论。

在茫茫大海上，迷船发现了导航灯。这执灯者便是孙子。

与西方世界在理论上的孜孜以求相比，生活于东方的人们似乎在战争与和平的探讨上显得有些迂阔和倦怠。当西方世界涌起了《孙子》研究与应用的大潮之后，我们才被这潮水冲醒。这也许属于另一种类型的“灯下黑”吧。

以往那种解经释义性的研究，束缚了人们对《孙子兵法》这部应用性极强、适用面极广的兵书价值的开掘，而传统的研究目的与方式，又无形中架空了古代先哲与今日民

众在心灵上的天然联系。人们看腻了板起面孔讲经布道的古代圣哲，更对今人替圣哲代言的庄严与隆重敬而远之；他们希望看到生活于历史现实世界中血肉俱全的活生生的人，一如绘画的清晰和照像的写真。

于是，我们写了这本小册子。

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为 2500 年前的人画像——哪怕是粗线条的“素描”，也是极为困难的。我们视线模糊，因为历史的折光在漫长岁月里几乎衰减殆尽，而这几缕仅存的光线在不断折射的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形。我们不可能还原和勾画出一个与原形相同的人物，也不可能准确和完整地再现与人物相关的时代背景和各个事件。但是，我们知道孙子以及那时的人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在尽可能理解他们的基础上，与他们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共鸣。这样，我们就可以写出对他们的理解，写出我们所理解的他们。

英国著名史学家柯林伍德说过：“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

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描述孙子在那个时代的思索，描述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思索，描述当今世界生活于东西方的人们对于孙子、《孙子兵法》、战争与和平的思索，这就是《孙子素描——兵刃上的思索》落笔的出发点。



引 子

曾有人问：“你崇拜什么？”

我答：“力。”

儿时体弱，上小学前，住过几次医院。

体弱者力薄，所以，伙伴间打架，多充看客。偶尔撸胳膊挽袖子，亦不过“众”中一人而已。

忽一日，不知缘何，与大我一岁的“兔嘴”口角，在周围的哄唆下，终于“驴不胜怒，蹄之”，一拳击中对方眼睛。看着“兔嘴”捂眼缓缓蹲下，内心突然腾起从未有过的自豪——似乎浑身都是隆起的肌肉。不幸，十几秒后，竟看到了星星。

十几秒的自豪和几分钟的星星，教我懂得了“力”的强度。

那年9岁。

告别了校门，领角缀上两片红云。

微波接力通信站机房建在山尖上。常年累月，只有那四五张戎装般的面孔和望不尽的大山。

忽一日，清晨推门，见山坳口拥入一片云雾，雪白，无声，袅袅而来，有如创世梦境。天地浑一，周身濡润。

发一声噫，嚶若自语。

倏尔宇清，山风习习。目力所及，那方兀立千万年的望天猴石，又绰约出风雕雨刻的恒姿。

蓦地，感悟到“力”的层次。

那年19岁。

泛过学海，又攀书山。欲“阅尽人间春色。”

忽一日，读到古希腊神话：天神宙斯惩罚西西弗斯，令其每日将巨石推上山顶。巨石每每距山巅一步之遥而复坠山底。西西弗斯不怨不馁，重新做起。

命运之琴，一遍遍弹拨着不变的合弦。

辘卷静思，聆听到“力”的宿律。